

旧影重现

方寸布票 缝补人间温情

老一辈人常挂在嘴边一句朴实老话:“粮票管嘴,布票管衣。”粮票守住一家人的三餐温饱,布票撑起一年四季的冷暖穿戴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有钱未必能买到布料,没有布票便是寸步难行。

那时,普通百姓每人每年的布票配额仅有一丈二尺,遇上粮食收成不佳的年份,布票额度还会再度缩减。一大家子老小相依,老人需要添补被褥,孩童逐年长身体需要换衣,大人四季更替需要穿戴,全家人一年的穿衣希望,全都寄托在薄薄一沓布票之上。如今我们习以为常的换季新衣、多样穿搭,在当年,是普通人遥不可及的奢侈。



我儿时最清晰的旧物记忆,是母亲藏在衣柜深处的一只旧铁盒。铁盒微微锈迹,里面没有金银首饰,也没有积攒的零钱,只有一沓叠得整整齐齐的布票。一尺、三尺、五尺的票面分门别类,边角被长年反复摩挲,平整干净。这一盒小小的布票,就是我们全家一整年的穿衣预算。母亲每次取用,都会反复掂量、细细盘算,既要顾着孩子的体面,也要迁就大人的简朴日子,从不敢浪费半分一寸。

民间流传的“新三年,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”,不是夸张的说辞,而是最真实的生活常态。一件衣裳,老大穿崭新的,老二穿洗旧的,老小就穿补过的,代代接续、循环穿着。街头行人的衣衫大多带着补丁,胳膊肘、膝盖、袖口处,深浅不一的针

脚补丁随处可见,却都洗得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。不是人们舍不得花钱添置新衣,实在是布票太过紧缺,根本没有富余的额度可供随意开销。

邻里张阿姨的童年往事,我听她讲述过许多次,每次依旧心生动容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冬天格外苦寒,凛冽寒风裹挟着霜气,穿透单薄的衣衫。十岁的她,身上的棉袄已经穿了四年,袖口磨出破洞,内里棉絮结块松散,衣长短小遮不住腰身,整个冬天都冻得缩手缩脚。母亲看在眼里、疼在心里,翻遍家中攒了大半年的布票,细细核算过后,仍旧差两尺布票,根本做不出一件合身的新棉袄。

为了不浪费一寸布票,老一辈早已把勤俭刻进了生活本能。旧床单变薄破损,不舍得换

新,就裁小块余布缝补继续用;书包布袋磨裂破损,细细缝补过后依旧常年使用。当年风靡一时的“的确良”布料,轻薄透气、耐洗好看,是人人羡慕的时髦料子,却需要专用布票兑换、耗票量大,寻常家庭一整年,大多舍不得置办一件。

方寸布票,织就了最滚烫的人间烟火。深夜灯下的飞针走线、一家人的互相体谅、邻里间的暖心成全,这薄薄的纸片承载的,从来不止一身衣衫的冷暖,更是艰苦岁月里,普通人直面清贫、向阳而生的坚韧与温柔。彼时世人所求甚少,衣衫完整、冬日御寒,便是安稳圆满的日子。

岁月翻页,时代更迭,布票早已退出大众生活,成为封存在时光里的旧印记。

[浙江·武义] 陈晓云

风雪返城路 三证忆往昔

1980年,我们农牧场的二百多名小青年与全国知青一同迎来了返城大潮。我有一段协助知青战友办理返城“三证”的难忘经历。

在黑龙江省肇东市尚家公社和平农牧场,曾聚集了二百四十多名来自哈尔滨的上山下乡知青。那年春节假期结束,领导交给我一项重任:知青归来办理返城手续时,由我协助办理迁移“三证”。

当年的迁移“三证”,即农村户口本、购货证与粮食关系证明,是迁回哈尔滨的必备凭证。计划经济时代,这三样缺一不可,关乎每位返城知青的生计,若遗失任何一证,城市便不予接纳,将严重影响其工作与生活。

按场里要求,每次办证,我都要分头跑公社的公安派出所、供销社和粮库。因返城周期长,常一批几人,甚至十余人同时办理,我频繁往返这三个部门,日子久了,办事人员都熟络了,也给办“三证”带来极大便利。

一次大雪天,我去供销社为两名知青办购货证迁移。不巧办事员去了县城,我苦等两小时至近午,赶回农场做午饭,下午又折返,终于在下班前等回管事人,开出关键证明。

派出所的户口迁移审核极严,管户籍的民警一丝不苟。因跑得多了,我们彼此熟络,遇办证量大时,我竟能上手帮忙填写户口迁移证。

最费周章的是粮库办粮食关系。按规定,每位返城青年须先交三百斤粮食作为返城首年口粮,经此关才开证明。人少时,我自套马车去交公粮;人多时,便与农工一同前往。一次雪天路滑,我与农工马二叔赶车不慎滑入壕沟,十多袋苞米翻落。我俩先拉出马车,又在没脚踝的深雪中,吃力地将粮食从沟里扛出重装。虽累得够呛,但粮入了库,证明顺利开出。回场路上,我在马车上高兴地卷了根旱烟,心里格外敞亮。

好人有好报,年底将至,我作为农牧场最后一名返城知青,终于等来通知。当年十二月三十一日,我带着亲手办出的“三证”,踏上了归乡的路。

[北京] 刘海楼

我家的红色日记本

上世纪70年代,红、黄、蓝三色是时代的主基调。我至今仍保存着父亲在那个时候参加各种会议时留作纪念的7个红色日记本。它对于我来说,远不仅是某次会议的纪念,抑或简单的工作记事本,它更像是我对父亲的一种思念。每每看到它就好像父亲还在身边,还在激励着我的成长。因为珍惜它,在珍藏的7个日记本中,至今我仅用了其中的1本。

父亲在城区机关工作并任职。上世纪70年代参加会议后

发的所谓纪念品就是日记本或毛主席纪念像章,这在我心里也许就是童年的红色记忆吧。父亲每次参加会议把发放的日记本带回家后,我真是爱不释手,一本本去看,一页页去翻。父亲去世后,在家里唯一的皮箱子里找到了7个“红色”日记本。

日记本中绝大多数装潢为塑料红色封皮,封面印有手体或印刷体的烫金会议名称、日期或徽标;有的封面还印有伟人的亲笔题词,还有的日记本的首页印有伟人的指

示。日记本的规格统一为36开,每本为100页。日记本中的插图大约3-4幅,其中有现代样板戏《智取威虎山》和现代京剧《红灯记》中的演员剧照,也有城市的风景照。

我的日记本中记录了我从入学到毕业、从入职到任职、从受奖到晋级等成长履历,它是我人生经历的记录大全。

眼前的日记本,就是父亲的留念,就是历史的回忆,就是我的一本书,50余年转瞬即逝。

[辽宁·抚顺] 李铁良

征集启事

本版长期征集家中老物件(如家具、家电、书信等)与老照片,邀您用影像定格记忆,用文字温暖回忆。老物件可拍高清多角度照,附600字以上的故事(讲由来、温情瞬间等);老照片需清晰电子版,配故事(忆何时何地何人、故事与感悟)。作品原创真实,确保版权。

请将老物件(图片+文字)、老照片(图片+故事)发至邮箱:lnliuxuejiao@163.com,邮件主题注明“征集类型+姓名”。让我们串起时光珍珠,珍藏岁月深情档案。